

第六戒

(美)劳伦斯·桑德斯著

冷杉 庄美杰 译



全译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第 六 戒

(美) 劳伦斯·桑德斯 著
冷 杉 庄美杰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第 六 戒

[美] 劳伦斯·桑德斯 著

冷杉 庄美杰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便门箭厂胡同甲3号)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11.5 字数 210,000

1990年5月第一版 1990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ISBN 7-5055-0148-1/I·127

定价: 4.60元

《第六戒》^① 简介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人体细胞病理学家桑代克博士向宾汉姆基金会申请一笔科研经费。该基金会专职调查人员托德在对他进行例行的资格审查中意外地发现，这位名闻遐迩的科学家在私生活方面有一些疑点，便顺藤摸瓜地调查下去，经过不少周折和惊险，他终于发现了桑代克博士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丑行：狠毒、狡诈，利用年轻妻子的手腕以取得富有者的“资助”……尤为严重的是：他竟对他私人疗养所里的病人进行一种能危及患者生命的遗传生理试验……随着这个弥天大罪的被揭露，桑代克博士和他的妻子以及许多有关的人先后神秘地死去，只留下一个阴森可怖的秘密实验室和令人触目惊心的实验笔记……作品通过对桑代克一家的描写，把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固有的弊病都再现出来了。

本书作者劳伦斯·桑德斯是美国最有名的通俗小说家之一（人称“畅销书先生”），是公认的悬念和恐怖大师，下面是美国一些报刊对本书的评论：

《纽约人杂志》：“本书充满情趣与刺激……一位大师的力作！”

《芝加哥论坛报》：“本书使您大吃一惊，不寒而栗！”

《文学指南杂志》：“本书融悬念、神秘、爱情等于一身……一部丑行和罪恶的生动记录……萦绕脑际的一场恶梦！”

“深刻，令人眼花缭乱！”

① 本书书名取自《圣经》中的“十戒”。第六戒为“不准杀人”。

《纽约大都会杂志》：“脍炙人口，扣人心弦，结局令你大吃一惊！”

《辛辛那提问询报》：“骇人听闻，激动人心！”

译者：冷杉 庄美杰

序

十一月下旬，万物都在凋零。狂风在窗外轻声呼啸。屋内，空气闷热而浑浊。

“这和人的年龄毫不相干，”我说。

“撒谎。”她说。

我假装哼哼唧唧。我把两腿挪下床，点燃了一根香烟，然后弓着背坐在床沿上吸着。她抚摸着我的脊背。

“可怜的孩子。”她说。

我不愿看她，我知道我会看到什么：一副瘦小的身躯，柔软得象一根紧绷的弓弦。褐色的头发剪得象男孩子那样短。她浑身光滑柔软，我让她给拴住了。她的肚子微微隆起。一颗小小的黑痣长在她左边大腿的内侧。她的臀部光滑而结实。

“我要说的是，”我说，“我要出一趟差。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谁晓得多久？我非得去；这是我的工作。”

“我有五个星期的假，”她说，“我可以休假。我可以辞职。没问题。”

我不吭声。

她那鲛鱼触腕般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她即使达到

高潮，皮肤也是凉的。她出过汗吗？她的皮肤简直就象一块玻璃，可是我却打不碎。

“不可能，”我说，“这不行。”

她在床上，跪在我的背后，双臂搂着我的脖子，身体紧紧贴着我。向上翘的小胸脯很优雅。粉红色的蓓蕾。她的体态优美。她很注意健美，练瑜伽功，经常跳舞……我对她说过，连她的大便里都有肌肉。她听了说我下流，可我说这是事实。

“我会回来的。”我说。

“不，你不会回来了。”她说。这也是事实。

我俯下身去，把烟头掐灭在地上的烟灰缸里。她同我一道俯下身。我背了一会儿她的光身子。她那温暖的鼻息就响在我的耳边。我慢慢挺直身子，把她推到一边。

“我们至少再亲热一次，好把这一切结束。”她说。

“你太猛了。”我说。

“那又怎么样？”她问。

当她穿着一身裁剪合体的“阿伯克罗比·菲特什”牌西服裙时，你可绝对看不出是个暴烈的女人。她脚穿“古西”牌低跟镂花牛皮鞋，戴着一副本杰明·富兰克林式眼镜，脸上略施粉黛；手脚麻利，表情冷漠，一副正经办事的样子。可是一脱光衣服，这女人就成了一头可怕的野兽。琼·鲍威尔。我既恨她恨得要死，又爱得要命。她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不过，他妈的，我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教给她。我肯定是教会了她什么，否则她怎么

会对我的不忠和别扭一忍就是三年呢？

“你打电话吗？”她问。见我不回答，又悲伤地问，“你会给我写信吗？”

她的央求并不使我感到太反感，就象我不很厌恶我自己的软弱一样。虽然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酝酿同她分手，但是就在刚才，我还非常需要她。假如她刚才的语言对头，手法得当，我就会向她屈服了。可惜她没有。这就是说，她不愿意那样做，因为她清楚什么是正确的语言和得当的手法——这些都是她自己选择的。

于是我扭动双肩，摆脱了她，站起来穿衣服。她躺倒在弄皱的床单上，两眼死死地盯着我。

“你会享受到最好的一次。”她说。

“我同意，”我说，“完全同意。”

她说她有四十四岁，我相信了她。我说我有三十二岁，她也相信了我。象这类事情我们没有互相撒谎。对这些基本事实用不着撒谎。我们谈到重要的事情才说谎。使我心烦的并不是我们年龄上的差异，而是我让她给束缚住了。我对她上了瘾。她让我上了钩。

我系好领带，从镜子里看了她一会。她现在用一只胳膊遮住双眼，上身平躺着，下身却从腰部那儿扭了过去，腹部对着镜子，臀部朝着我。一条腿蜷曲起来。她全身呈迷人的S形，越往下越细。她的皮肤一晒黑了就不容易褪色，仅在穿三点式游泳衣的地方留下三块小小的白色三角区。

“我走啦。”我说。

“滚。”她说。

宾汉姆基金会虽不象福特或洛克菲勒基金会那样牛气，但也不能小瞧。我们每年都拨款一千万美元，主要用来资助科学研究。这是因为，创办这个基金会的西提斯·宾汉姆本人就是个发明过一种新型铸造工艺的五金商人。他的儿子加勒伯·宾汉姆则发明过一种能显示数字的现金出纳机。他的孙子杰勒米·宾汉姆是名外科医生，他也发明过一种能盛下全套钳、锯、凿、锉、锤等器械的工具箱，用于修整尸体。

宾汉姆基金会由杰勒米亚的遗孀辛蒂亚夫人主持。她看上去象个小老头。执行主席名叫斯塔西·贝森特。他看上去却象个小老太太。我叫萨穆尔·托德，是基金会里的几名实地调查员之一。宾汉姆基金会可不是随便发放其资金的。

星期五上午，我坐在贝森特的办公室里，看着他把一支笨齐巨林吸入器捻着塞进一个长满鼻毛的鼻孔里。这情景令人陶醉。他用力把吸入器拔出来，吸吸鼻子，眨眨眼睛，打个喷嚏，然后把它塞进外衣口袋里。

“先生感冒啦？”我问。

“还没有，”他回答，“可是谁晓得什么时候会呢？你审查过桑代克的卷宗啦？”

我急速地翻了翻手掌。

“大概翻了翻，”我说，“我将把它带回去认真审查。”

其实，我昨天夜里同琼·鲍威尔告别来着。我还没

动过那份档案。我还不知道桑代克是何许人也。谁说来着：无知才是最大的幸福。

“你觉得怎样？”贝森特问。

“难说。”我搪塞他，“申请写得倒是很感人，可是凡是申请都写得很感人。”

“当然，当然。”他说。

吸入器又给他掏出来了。这次塞进另一只鼻孔。吸，眨眼，打喷嚏。

“他要一百万。”他说。

“真的？”我说，“这些人总是加倍。他们知道我们起码要砍去一半。把戏而已。”

“通常是这样，”他说，“可是这次我没太大的把握。他很有来头。我是指他的研究，他三十八岁就同另外两人分享了一项诺贝尔奖。”

“那又怎么样？”

他不解地瞪着我。他从办公桌那边弓过身来，样子就象一只穿着“哈里斯”牌粗花呢西装的加拉帕戈斯大海龟。

“唔，这些都是写在档案里的。”他说，“他在科学界享有盛誉。盛誉，知道吗？”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的头一个妻子是我的侄女。”

“噢？”

“已经死了。给海岬的大浪淹死了。惨剧。多么可爱的姑娘。”

我沉默了。

吸入器又掏出来了，不过这次他没用。他只是抚弄着它。它看起来象颗大号子弹，用来打大号目标。

“那就带回去看好了，”他说，“多花些时间。随时同我联系。”

他伸出手，我同他握握手。我又想起了海龟。他的手掌又干又糙。

在昏暗的走廊里，我遇见了辛蒂亚夫人。她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拄着一根雕花手杖。手杖上有个形似鸚鵡鸟嘴的银制杖头。真漂亮。

“萨穆尔，”她开腔了，“你是要审查桑代克博士吧？”

“是的，夫人。”

“我和他父亲很熟。”她说。

“是吗？”

“他是个很仁慈的人，”她说着，两眼似乎因为难过而发颤，“一切都是那么——那么不幸。”

我盯着她。

“辛蒂亚夫人，您是说，希望我能赞成向他拨款，是吗？”我直率地问。

她的眼睛亮了。她伸出一只满是青筋的枯手，拍拍我的脸颊。不算一记耳光。

“萨穆尔，”她说，“有时候，你把你那可爱的愤世嫉俗表现得过分了。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因同桑代克博士的父亲友谊影响你的判断。假如我真是这么想的话，我就不会提起这层关系了。”

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把那

份桑代克档案装进我的旧皮包，带回家去研究。我打算在星期天晚上看它，然后在星期一起个大早接着看。

我差点割破我的手腕。

多年来，宾汉姆基金会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审批系统。除了那些显然很荒唐的申请（“我就要发明永动机啦！”）之外，所有申请都要经过三个独立的调查机构的审核。这些机构不仅为私立基金会审核拨款申请，有时还为联邦政府做类似的工作。下面是这三个调查机构的简说。

多纳尔和斯特恩公司。它的历史比平克尔顿公司还要悠久。该公司很慎重，甚至不把它侦探称为“侦探”，而叫作“调查人员”。它向有关基金会提供申请人的个人背景材料，包括家族史，学历，就业记录，个人喜好（酗酒吗？吸毒吗？）以及该公司认为会有助于宾汉姆基金会对申请人作出正确判断的任何个人隐私。

利夫舒尔茨协会。该机构着重调查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如他的信用率、储蓄史、投资情况、纳税记录、现在财产等。其目的是确认申请人的人品和可信程度，并尽可能保证申请人在获得宾汉姆基金会的资助后，不会马上带着他的已到婚龄的女秘书去国外挥霍。

最后是科学研究档案库。该机构对申请人的建议（即申请资助的理由）进行不带偏见的专业分析，确定它们是否有价值，并提供有关报告。报告通常包括：类似的研究工作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简况，成功的可能

性以及由申请人的同行、同事及竞争者对申请人的智能和专业知识所做的鉴定的汇集。

这三个预审性质的调查机构先把毕恭毕敬地向宾汉姆基金会申请资助的那些有前途的科学家中的大约90%都给刷掉。然后把剩下的申请提交给该基金会自己的实地调查人员进行进一步审查。

我们的工作是对那些被斯塔西·贝森特戏称为“不可捉摸的事情，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那些只有申请人的神父、精神分析医生或情妇才了解的隐私”进行分析和评价。

首先，我们要确定申请人的家庭生活是否和谐美满，他和助手及雇员的关系是否融洽，他在邻里及所住地区是否享有好名声。假如他本人受雇于大学或研究所，那就有必要了解他的上司是否信任和尊重他。

进行这项工作既单调又乏味，你只需同许许多多的人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并向他们保证，不会把他们的谈话记录在案。但是，结果有时却令人吃惊。

我记得这样一个案例：一位著名科学家，家庭美满，有四个孩子。他要求资助他进行一项探索同性恋的起源和本质的研究。在进行最后查访时，宾汉姆的实地调查人员发现，申请者本人就是个同性恋患者。于是否决了他的申请。并非由于他品行不端，而是担心他的性偏好会使他的研究带上偏见。

还有一个案例：一名犯罪学家要求资助的申请被否决了，因为了解到他酷爱打猎和收集枪支。这可是个重

大发现，因为他的研究课题是对“暴力的根源”进行透彻的分析。宾汉姆决定让他另谋高就。看有没有别的基金会愿意资助这位带枪者的研究。

说我们是“实地调查人员”，不如说我们是“侦探”更确切。我干这行已快有五年了。如果说我变得越来越多疑和愤世，那也是我的职业所造成的。即使我发现了某人的弱点或他很久以前干的坏事，从而使他的梦想有破灭的可能，我也不会过于惊喜。没有办法；我就是靠干这行挣钱的，而且挣得不少。

至少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但有时，在喝醉的时候，我反会清醒地意识到：我之所以乐于窥探别人的生活，正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太空虚的缘故。

这份有关桑代克博士申请资助的档案又厚又重。我在拆开它之前，先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一大罐水，冰块桶和两包香烟。我打开高保真废收录机，放上盘音乐（我想是威尔第的作品吧），把音量调低到刚刚能使我听到的程度。然后，我拆开了卷宗……

特尔福特·戈登·桑代克，现年 54 岁，理科学士，理科硕士，医学博士，哲学博士……一大串学会的会员，好几个科学院的院士，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获奖原因：在哺乳动物细胞的病理学研究领域有重大突破。有一女一子。女玛丽，27 岁，儿子爱德华，17 岁。最近再婚，第二个妻子叫朱丽，23 岁。

看到这里，我喝了一大口威士忌。他的第二任妻子比他女儿还年轻四岁；有意思，但没什么不寻常。同样

有趣的是：他的两个孩子的年龄相差十岁。

卷宗里有一张桑代克博士的8×10寸的光面照片，我看了它好一会儿。这显然是张标准照，姿势和光线都是专业摄影师拍的。是张包括双肩的头像，桑代克博士眼睛照着照相机的镜头，嘴角露出微笑，下颏抬起。

他无疑很英俊。卷曲的黑发又浓又密；五官厚重而又棱角分明，极其敏感的嘴唇。大大的双眼分得很开，额头宽大。下颏较小，但很结实。小巧的耳朵紧贴头骨，直而坚实的鼻子，稍有弯钩。

照片里，那漂亮的嘴唇在微笑，但是眼神却很严肃，甚至忧郁。我设想着他的嗓音。我非常重视一个人的嗓音，我估计桑代克的嗓音是低沉的共鸣很强的男中音。

我看下去……他一直是位杰出的教授，桃李满天下。他对哺乳动物细胞病理学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我并非职业科学家，但是我读过大量物理学和化学书籍，在宾汉姆基金会任职也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从“科学研究数据库”的报告里得知，桑代克对生物的老化生理、尤其对正常的哺乳动物细胞的衰老有特殊兴趣。他曾在一项对人类胚胎细胞在人造环境里复制（或再生）进行统计学研究的工程里发挥主要作用。

在进行了这项开拓性工作之后，桑代克又独自对不同年龄的自愿者进行了人类细胞在人造环境里复制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捐献细胞者的年龄越大，他（她）的捐献的细胞可能被诱发进行复制的次数就越少。桑代

克的结论是：哺乳动物的细胞有一只内在的生物钟。衰老和死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遗传趋向的结果，也不是患病和衰退的结果，而要归因于我们细胞的固有本质。是它使一个人该活就活，该死就死。无论怎样改进医疗技术、饮食、保健……都不会影响寿命的长短。

很有趣的理论，我为此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接着，我又翻开利夫舒尔茨协会提供的有关这位好医生的财产状况的报告。结果有了意外的发现……

桑代克医生在其第一个妻子淹死之前，显然过着中等水平的生活，靠其教授工资、演讲酬金，那笔诺贝尔奖金及所著的两本大学教材的稿酬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两本书是《人体细胞》和《人体细胞病理学》。

他是他妻子遗产的唯一受益人。我看到遗产金额时不禁眨了眨眼睛：将近一百万美元。我记住了这个情况，打算向斯塔西·贝森特了解一下这笔遗产的来源。他是桑代克亡妻的叔叔，他肯定知道情况。由于由我来受理桑代克的申请，我还不妨问问辛蒂亚夫人：她在提到认识桑代克的父亲时很哀伤地说的那句话“这一切是那么——那么悲惨”是指什么？

在遗嘱检验之后不久，桑代克博士就辞去了所有教学、研究和顾问职务，并买下了克里登顿大楼——这是座有 90 张床位的疗养院，在纽约州阿尔巴尼以南的科伯恩镇附近。克里登顿大楼的地盘和建筑虽很庞大，但是该疗养院在桑代克买下之前却已亏损经营了好几年。这可能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所致，也可能就是因为管理

不善。

不管怎么说，桑代克表现出出人意料的经济管理才能。在两年之内，他就完成了整顿计划，组成了一个全是年轻人的新管理班子，使克里登顿大楼开始扭亏为盈。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把床位砍去将近一半，并把其中一座建筑改建成研究实验室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座实验室独立于这所疗养院。

桑代克为富有家庭中的那些酒鬼、精神病患者和不治之症患者建造了一座乐园。它的伙房由一位瑞士名厨师掌管。护理人员的队伍庞大，足够对病人实施一对一的看护。疗养院里有很多娱乐活动，如放映一流电影，每个房间都有电视，舞会，保龄球，邀请剧团来演出等等。克里登顿疗养院没有编织篮子之类的工娱活动。

桑代克博士虽然是这个日益兴旺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但他付给自己的工资却不算高，每年仅五万美元。疗养院的全部利润都用于克里登顿研究实验室的工作。据散发给那些有可能当捐献者的简介说，“专门从事对衰老生物学进行持续的研究，着重研究细胞的组织形态及其在生产性长寿中所起的作用”。

利夫舒尔茨协会的报告说，克里登顿研究实验室的财政来源有：疗养院的利润，捐赠者的资助和赠款以及一些遗赠，其中许多数额可观，有些是根据以前住过克里登顿大楼的病人的遗愿捐赠给实验室的。

可以断定：桑代克博士正在从事善举。他当然没犯法。很可能也没有做不道德或违反天理的事。但只是善